

这一周

聚焦

常山“一号文件”带来教育巨变

2017年2月22日,常山县政府下发《关于大力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工作的意见》,文号为“常政发〔2017〕1号”。把振兴教育作为县委、县政府的“一号工程”,在常山历史上是头一回。

这还得从叶美峰到常山担任县委书记说起。他提出把振兴教育作为县委、县政府的“一号工程”,得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一致同意。该县先后出台48条改革措施,并成立教育质量提升工作领导小组。“一号文件”也应运而生。

它明确了常山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、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、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发展,领导力量向教育倾斜,领导精力向教育倾斜,有限财力向教育倾斜。在县委、县政府之外,县人大、政协等也会经常性地开展专题调研,献计献策。41名省、市、县各级党代表以“第一书记”身份进驻校园,抓党建、解难题、促工作。

2018年,是常山建县1800周年。“一号文件”带来的深刻变革为周年庆献上了一份教育厚礼,也将为这座山区小城的未来提供不竭的活力。

作者:蒋亦丰 胡江平 徐德飞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10月10日第1版

江山加强督查消除“小学化”

“王园长,请您下午两点来峡口镇督学中心主任办公室一趟。”时任江山市峡口镇督学中心幼教干部的陈丽云,紧接着拨打下一位园长的电话。这是发生在今年6月峡口镇督学中心对幼儿园“小学化”回头看督查中约谈不规范园长的一幕。

近些年,江山市教育局通过以二级督学中心幼教专班督查为抓手,全力破解幼儿园“小学化”难题。截至目前,全市25所幼儿园被整改,17个教学点被合并,两所停办,幼儿园数量从101所减至84所,实现了全市幼儿园无“小学化”的显著成效。

据介绍,江山市5个督学中心均成立了幼儿园“去小学化”工作督查小组,定期对“小学化”现象进行专项检查,一旦发现存在“小学化”倾向,将采取提醒园长、约谈园长、拍照曝光、整改降级等管理办法。

作者:曾益军 刘玉苏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9月30日第1版

横店影视职技院
专业建在产业链上

日前,记者来到中国横店影视基地。一部古装宫廷戏即将开拍,来自横店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10多名学生,将跟着剧组全程实习。

东阳市横店镇是浙江影视文化龙头基地,目前有1000多家影视公司,每年进驻的剧组数以万计,产出的古装剧占全国的三分之二。横店影视职技院诞生在此,被称为“中国唯一的乡镇里的大学”。

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,近几年横店影视职技院不断扩张,形成了影视表演、影视制作等5个专业集群23个专业,并聘请了业内行家担任教授,一部戏从编剧、拍摄、制作、推广到营销所需专业“一条龙”给配齐了。

据了解,经过“专业闭环”和“项目制教学”的系统培训,近年来横店影视职技院学生广受市场青睐,每年到了招生季前来报名的人众多。学生参与的知名影视剧有《战狼》《我是路人甲》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等。

作者:蒋亦丰 高毅哲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10月9日第2版

(紧接第1版)坚持“以本为本”,推进“四个回归”,探索“大商科”教育教学改革,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,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,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二是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。商科教育、人文教育与理工教育相互渗透,专业教育、通识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,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,致力于培养创新型、复合型、应用型“大商科”人才。三是强化理论武装和价值引领。开展“卡尔·马克思”杯理论知识竞赛、“寻找身边的感动”等活动,讲好商大故事,传递商大能量,贡献思想政治工作的“工商大学元素”,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。

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。人才培养,关键在教师。高素质教师队伍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石。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,始终把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作为基础性、战略性工作抓紧抓实。一是写好教师队伍“奋进之笔”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,结合学校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“能上能下”的竞争性岗位聘任制度改革,强化师资队伍整体规划,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高质量人才资源。二是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。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,适时筹建教师工作部,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,完善师德师风考核办法,制定教师职业行为规范,定期开展师德师风状况专项检查。三是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环境。完善人才多元化评价和分层分类管理体系,围绕学科建设选人、引人、用人,强化高层次人才引育,实施“西湖学者计划”,建好国际化人才引进试验区,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发展支持体系。

思想是行动的先导,思想对标是行动对标的根本前提。学校始终秉承“勇立潮头,干在实处”的精神,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到加速办学的方方面面,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,落实在加快迈向“双一流”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,落实在服务浙江续写“八八战略”新篇章、奋力推进“两个高水平”建设的征程中,落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中。

莫让“心理阴影”遮住孩子快乐人生

写在第27个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

焦虑、轻松,抑郁、快乐……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,这些看似矛盾的词汇,已日益交织出现在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之中。

2018年10月10日是第27个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,今年我国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的主题是“健康心理,快乐人生”——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。记者日前走进校园、医院诊室等地,倾听他们的快乐和苦闷,探究如何让他们真正享有快乐人生。

“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,我的世界忽然就没有了光……”

“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,我的世界忽然就没有了光……”这是一部关注抑郁症公益宣传片中一个女孩的独白。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她不仅在同学眼中成了怪人,就连父母都因难以理解而抱怨,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她,怎么还这样……

视频中女孩面临的精神问题,在现实生活中正不断上演。10月7日,这部宣传片的策划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郭明接诊了一对父女,正在上高三的女儿杨光(化名)总莫名哭泣,上课难以集中精力,手腕处因割腕留下的道道疤痕更是让人揪心。

睡眠障碍、自残倾向……郭明诊断认为,女孩的临床表现符合抑郁症,建议除药物治疗外,还需心理干预。“青少年正处于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,心理特征还没有完全定型,其精神卫生问题不容忽视。”他说。

和视频中的女孩相比,杨光又是幸运的,她的父亲很理解女儿,并主动带她到医院就诊。在从业18年的郭明看来,身边的人从漠然视之、难以理解到配合求医,对青少年精神卫生事业而言,这是关键的一步。

“正确对待精神问题至关重要。”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潘秉兴的一项研究表明,人们常说的“小心搭错神经”并非虚言,长期焦虑、压抑等会改变脑部某一特定细胞群体的结构,且持久而不可逆,以至出现异常行为。这一研究成果近期已在国际权威刊物《生物精神病学》发表。

潘秉兴说,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正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。尽管有的烦恼来得略早,有的学生才刚读大学,就已经为找工作而发愁;也有来自当下,例如考试、恋爱等方面。

“为孩子们撑起一片‘心理晴天’”

刚刚过去的“十一”长假,郭明的科室并不轻松,6日、7日两天门诊量均达到五六十人。近年来还出现一个新情况,到他这里来就诊的初高中生比例明显增加。

“精神卫生问题是遗传因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。”在长期研究精神卫生问题的南昌大学副校长、医学院院长李葆明看来,当前青少年所处环境的变化,使得他们的精神卫生问题日益严峻。

“网络成瘾也是病,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非常严重。”李葆明说,互联

网充斥生活每个角落,一些青少年把虚拟世界等同于现实世界,一旦离开就无所适从,得不到快乐,缺乏自信,且难以戒断,复发性极高。

“研究表明,当前网络传播环境下,一些精神卫生问题引发的极端个案还易引起群体‘传染’和效仿。”李葆明说。

留守儿童家庭关爱的缺失,也是造成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问题的重要原因。江西省信丰县正平派出所教导员曾雯隼除日常工作外,还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。“为孩子们撑起一片‘心理晴天’。”她说,很多孩子一年到头难见一次家长,家庭关爱的缺失会让他们的内心滋生出更多孤独、被遗弃等不安全感。

此外,一些重大创伤性事件也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伤害,甚至引发一系列精神问题。“父母离异给杨光造成了很大的打击。通常而言,儿童青少年时期受过重大创伤的孩子,在未来患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几率,会明显高于那些家庭幸福者。”郭明说。

“探究精神问题,也是探究大脑的奥妙”

近年来,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作,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制定的《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(2015—2020年)》中要求,针对精神分裂症等重点疾病以及儿童青少年、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常见、多发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,开展基础和临床

应用性研究。

江西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罗礼生介绍,当前各地已依托医疗机构、残联、基层组织等建立了筛查网络,可为有需要的儿童青少年提供单独上门、预约门诊等多种形式的帮助。

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到来之际,江西省大余县精神卫生防治专干人员走进县城南安小学,为全校1200多名学生讲授健康心理知识,指导他们正确对待青春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。

在郭明看来,和人们对精神卫生问题日益重视相比,精神卫生服务供给仍显不足。以他的科室为例,和其他诊疗项目相比,心理治疗更需时间和耐心。通常,一个临床心理治疗师一下午只能看3个病人。如今,到科室预约进行心理治疗的患者已排队到明年的2月份。

“真正破解精神卫生问题,还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,探清精神疾病发病机制,为药物研发和临床干预提供更精准的靶点。”李葆明说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为这一目标而努力。“探究精神问题,也是探究大脑的奥妙。”在南昌大学学习生物专业的杨昱焜,抱着对精神科学的浓厚兴趣,本科毕业后特意改变专业,到生命科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,跟随李葆明的团队从事基础研究。

作者:高皓亮 赖星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2018年10月11日第5版

说吧

扶志治愚,教师扶贫主战场

宣传扶贫政策,普及法律知识,宣讲养殖经验,教授家电维修技术……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,全国各地活跃着这样一支教师队伍,他们把课堂搬到村头巷尾,把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,将科教技能运用到扶贫当中。近年来,各行各业广泛参与扶贫事业,教师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,书写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诗篇。

当下,精准脱贫到了攻坚阶段,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面临时间紧、任务重的形势,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却患上“急躁症”,在“谁来扶”“怎么扶”的问题上,出现了“动作变形”甚至跑偏。日前,一位农村老师给媒体写信,反映当地教师扶贫的困惑。信中提到,当地要求教师“利用周末到贫困户家中帮助扫扫地、洗洗衣服等”“即使学校的课不上也要完成任务”……弃课扶贫是否合理,引来关于农村教师该如何扶贫的思考。

对教师来说,帮扶身边的父老乡亲脱贫,是一种赤子情怀,是人生的一次升华,也为学生做出了榜样。教师扶贫的主战场是三尺讲台,擅长的是扶志治愚。在贫困地区,教师尽职尽责讲好每一课,让每个适龄儿童接受正常教育,教给学生知识和本领;让农家子弟顺利地升学、就业,掌握一技之长,开辟增收门路,有助于全家脱贫。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,把下一代教育好,扶贫困学子的志气,扶贫困家庭的希望,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,才是教师对脱贫最大的贡献。

与此同时,教师扶贫还在于驱散乡土蒙昧、烛照文明。有位担任“第一书记”的教师,回忆起一段扶贫经历:村里土豆滞销,他联系了外地老板来收购,结果有些村民把烂土豆混在其中,导致老板亏损不少。他意识到,即便村里有产业支撑,贫困户有固定收入,但村民思想与素质不提高,就无法做到持续脱贫。由此而言,用乡村教师举起的文明灯火去照亮那些落后的落后思想,实现精神脱贫,才能让落后乡村走上振兴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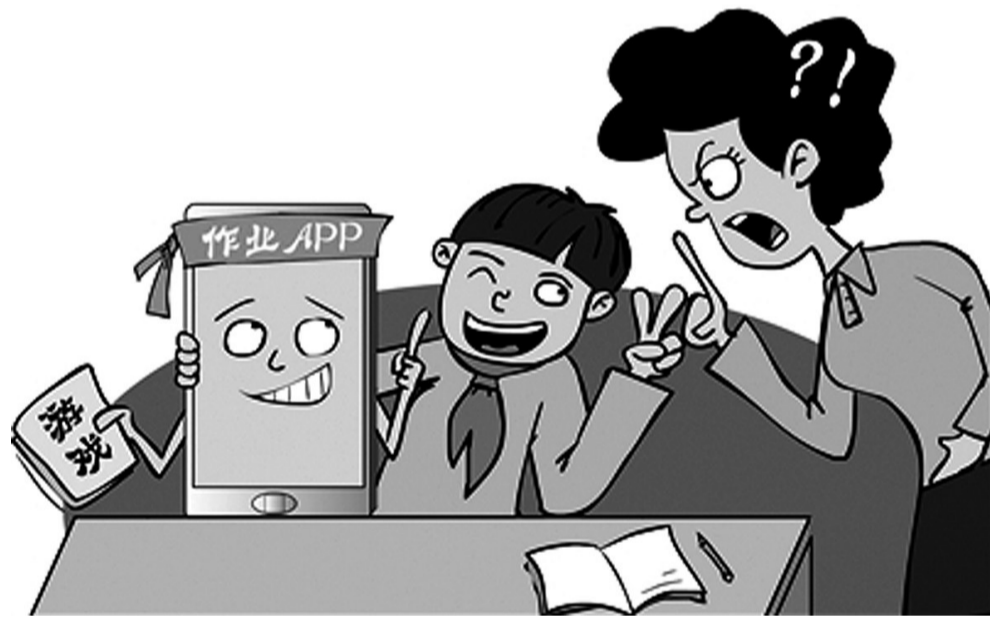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说,用非其才,必难致治。有的地方因为基层干部人手有限,就找农村教师当“替补”,以行政命令督促他们去完成力有不逮的物质扶贫。让教师离开讲台,包户驻村,把精力放在填写扶贫表格、走访拍照,甚至帮贫困户洗衣扫地、放牛养猪,这是用非所长。错把教育扶贫当做教师扶贫,张冠李戴的效果只会与初衷南辕北辙。

精准脱贫求的是实效,而非轰轰烈烈的声势。强拉教师投入干不了也干不好的领域,看似红红火火,扶贫效果却不佳。这也提醒当地政府,扶贫举措不唯实,就会出现资源错配现象。如一些地方无视扶贫对象的声音和意愿,一哄而上同质产业,最终落得烂尾收场。又如,有的地方搞金融扶贫,存在“拉郎配”现象,采取“户贷企用企还”模式,反而造成债务风险。精准扶贫,要在精准。离开精准二字,只会浪费扶贫资源。

打赢脱贫攻坚战,既要防止拖延病,又要防止急躁症。各级党政干部,特别是同扶贫有关的部门应担负起主体责任,在“怎么扶”上出实招、下实功,不搞大水漫灌、走马观花、大而化之。唯其如此,才能让各种扶贫力量的心热起来,进而行动起来,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。

作者:张志锋

《人民日报》2018年10月10日



作业软件怎成了游戏软件?

薛红伟 绘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10月10日

治理超标电动车,不是学校和学生的责任

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,至于治理超标电动车本不应由学校和学生承担。

近日,山东菏泽多名学生家长反映,当地整治超标电动车却和学生的“道德品质分”挂钩。菏泽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近日告诉澎湃新闻,学校对此次整治行动的响应均以宣传、劝导为主,否认存在“将整治规定与学生分数挂钩的行为”。“没有相关规定,也没有听说中小学在执行类似的规定。”虽然教育局否认存在“将整治规定与学生分数挂钩的行为”,但媒体采访到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表达却证实了扣分行为的存在。

而根据当地媒体《牡丹晚报》此前的报道,城区各学校要向学生和家長送达“一封信”、签订一份承诺书和责任状。同时,发现家长驾驶超标电动车接送学生进行劝导、教育,同时登记学生信息,对在班级进行通报批评,教育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学校的督导检查,指导学校开展电动车整治行动,对力度不大、进展缓慢、效果不明显的学校,约谈、问责相关负责人。

虽然教育局否认存在“将整治规定与学生分数挂钩的行为”,但是说实话,整治超标电动车让学校和学生也卷入其中,也极不合适。更何况,若是学校领到了来自上面安排的任务,

具体落实中会否变味,其实很值得怀疑。

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,但在现实中,总会收到各种与教育完全不相关的任务,比如整治超标电动车。若让学校干了太多不该干的事,既分散了老师和学生太多的精力,也转嫁了其他相关部门的责任。

今年5月17日,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国家标准正式公布,由原来的部分条款强制改为全文强制,对车速限值、整车质量、脚踏骑行能力等技术指标均作了调整完善。虽然要到明年4月才正式实施,但地方上积极作为,提前着手整治超标电动车,无疑值得肯定。

不管如何整治超标电动车,都应该意识到,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。至于治理超标电动车是政府和交管部门的事情,本不应由学校和学生承担,更谈不上对力度不大、进展缓慢、效果不明显的学校,约谈、问责相关负责人。地方若是通过学校治理超标电动车,学校又通过学生施压家长,说白了,都是单纯追求速效的办法,有一种懒政嫌疑,而没有更多考虑市民财产权益,和现实出行需求。对此,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。

作者:舒圣祥

《新京报》2018年10月8日